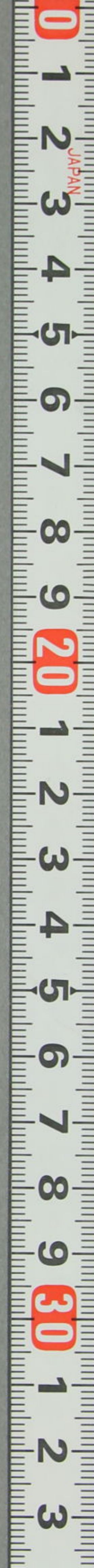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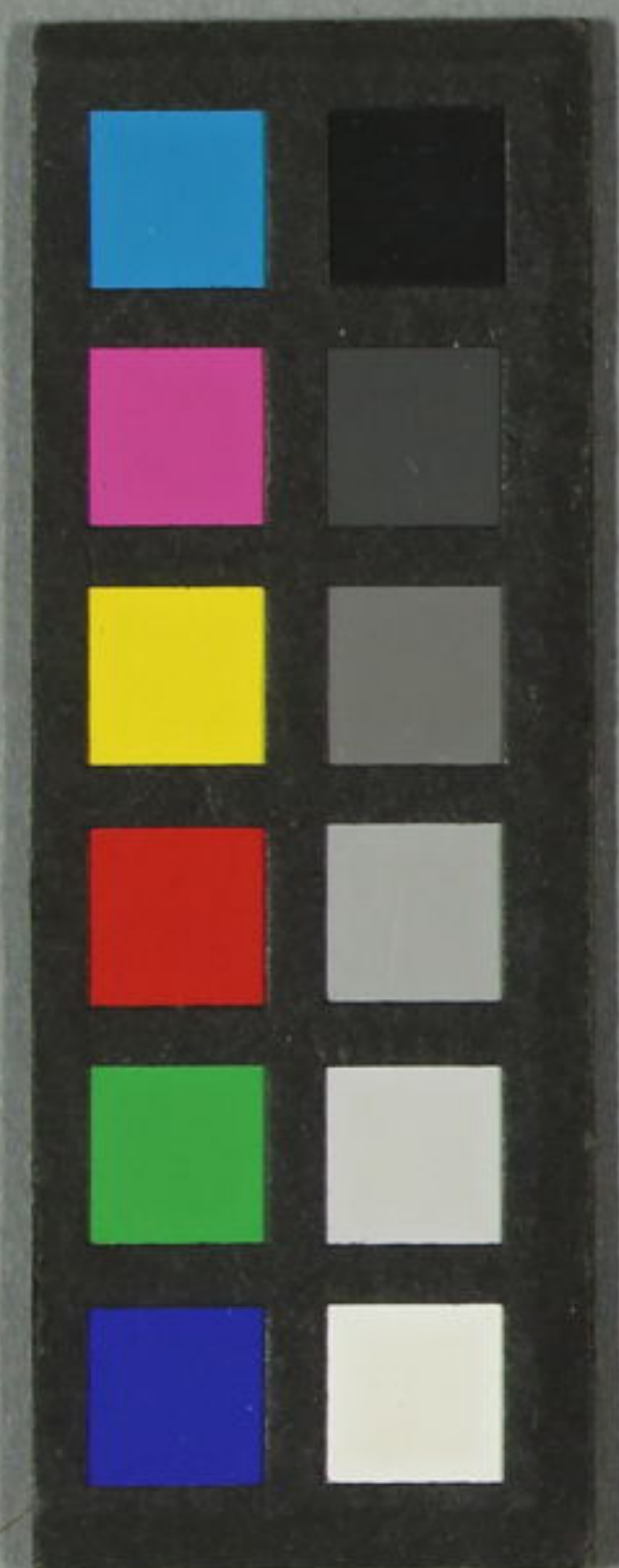


全蜀文志

和6
2033
22



和16
2033
22

合國軍志公十七百
任俊采煥燭眉
諸葛武侯
忠武侯廟
城隍廟
大禹廟
...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七目上

江陵朱雲煥退唐

黃陵廟記

漢諸葛亮

諸葛武侯廟記唐呂温

諸葛武侯祠記

裴度

忠武侯祠堂記宋張震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城隍廟記唐段全緯

南瀆大江

李景讓

新修江瀆廟碑宋蘇德祥

廣源公廟

張俞

大禹廟記 計有功

鄉縣蜀叢

張玠

杜宇籠靈壇記 陳阜

帝新廟

張玠

杜宇籠靈壇記 陳阜

祠廟

張玠

杜宇籠靈壇記 陳阜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上

目 讀月草堂

靈泉縣聖母堂

蘇惲

新繁縣志
建靈應廟記

周長翰

壹百玖拾叁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七上升登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戊

黃陵廟記節文

漢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
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
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巖岬列作三峰平治泝水順道
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
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上 記 讀月草堂

現焉鬢髮鬢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
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傳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
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
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
黃牛廟以顯神功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天厭漢德俛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人極
魏姦吳輕未獲心膂督宇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稍晚羣雄粗定
必也簞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元黃再得雲雨

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
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於天衢
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
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
才知己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彊魏武既
沒晉宜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
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
頗蹟其原夫民視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
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馮厥龍造

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漢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於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諸葛武侯祠堂記

裴度

度嘗讀漢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昭烈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強國誰謂輕脆厲為

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朕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死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敵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

三

肆百叁拾捌

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智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應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昭烈知人之明者倚仗如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袖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輿區寇亂餘孽罷昨未息汙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

明帝道遐落綏懷溥暢仁風闔閭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鴻奕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楹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靈儲鋪敦潤澤攝跡畏威襟履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不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佐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

鳴摩奇謀奮發美智天過吁嗟平立咸受譴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其棠勿翦斯奪絲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祀祀以乞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嶺入海際元和四年記

忠武侯祠堂記

宋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再往反則瞿唐控扼經營之地侯豈特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臥龍屯營迺不復見按晉承

平中臥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伯侯廟在西郊杜少陵所謂臥龍無首對江濱者也不知自何時併為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之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照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霸人材視漢魏為多其取江陵破猓亭功最俊偉然知摧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荆州攻曹仁於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寧屈

照作昭

東作宜

於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於吳兵敗身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讎吳東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憖然直忘吳者哉顧所讎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略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邪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為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

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奉
嘗有侯於蜀迺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
不聽平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
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臥龍寺
僧慧理為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略使復有
交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為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議郎充
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夔州路
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記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風作風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
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
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
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其事未皇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
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壅壤溷乎其間具朽之所
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
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
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
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灩澦入於峽

七
肆百伍拾肆
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峰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
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
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忘宜於
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
推官宅徙於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
楹廡萬椽南門於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
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為
室以奉之書史傳於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於壁
之右以諸者作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紀之詞

曰白鹽時天兮鬱嶺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龍千秋兮何
昭烈兮嗚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為馭臣
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兮古儼閱張於左右兮
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下兮
邦人之情祠合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城隍廟記

唐段全緯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存乎神人保於城城保於德德者
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之謂乎蜀地土惟塗泥古
難版築至秦惠王始命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都其環十二里
其高七十尺解署壘里畫其下井榦樓櫓森乎上其金椎初作
壤頽莫就有大蔡周旋而行俾壘堵依準而立即今城也其神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上 記 讀月草堂

功乎由此而來乃肅沔崇濬啟塞局固萬雉邈迤一都繁會神明支持金湯繕完故前年蠻寇卒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闔關閉關戒嚴即時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贊之神乎前之舊祠寓託隈僕偏陋偏隘星歲滋深是用改度方隅維新經構去乎幽奧就於高明其日惟丙其辰惟己其卦值巽其宮在西揭署於高明宏敞於正堂丹雘於周墉圖繪於迴廊廟貌如生像容有睟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不天屏絕蠻夷阜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

南瀆大江廣源公廟記

李景讓

戴禮有之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古之禮於嶽瀆尚矣在昔夏后氏隨山濬川以畫九州華陽黑水界我庸蜀劍閣之陽益部饒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禹績也瀆者曰江曰河曰淮曰濟導積石桐柏沈水凡四流皆發源注海者也唐天寶六載開元神武皇帝加封南瀆為廣源公其三者亞焉瀚沛瀉汗自峽奔荆且北且東百川會同爰及吳楚萬里歸海水府惟神非江不安水物族生非江不全海門二山逆我為滄由岷激沱遠邁無壅斯所謂祇上天而被下土南瀆之為大也壯矣開元皇帝古禮是式詔曰惟夏四月肇辰迎氣太守其率祭官祀南瀆於

益州設玉筐及洗罇罍篚既舉初獻祝進神右跪揚我詞
 其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某甲子嗣天子遣某官某昭告於南
 瀆大江惟神包總大川朝宗于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今因夏
 首用率常典燬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至於今不
 衰詔之歲歲直丁亥迨及戊寅當大中十二年合一百一十有
 二歲越五月朔辛酉日甲戌臣景讓承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
 帝詔自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尹成都鎮蜀西川又五日戊
 寅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其他如故凡再命皆以兼御史大夫
 寵焉秋七月庚午乘輅至止遂謁瀆廟惟神盛烈著金石刻他

所必見於斯闕耶惟神奉大禹之休得蠶聚魚鳧望帝之勳開
 明之沒玉壘李冰之穿二江嘉而保之沃此黎首水旱不作於

今賴之赫哉成功其可默耶乃作銘曰滔滔沱江發自岷山浪
 溢流飛走峽之荆迨及

吳楚百川以歸南北東西萬里湯湯電激雷馳水府神宅鯨人
 陽侯世不可窺南瀆之功載主載張陰烈希夷上戴大禹丕承
 我唐開元其期先主不容天絕劉宗匪瀆而洗洗孔明鞠躬
 墮星匪瀆不悲念此下民於萬斯年九穀豐滋我來守土敬揚
 神休以
 琢豐碑

新修江瀆廟碑記

宋 蘇德祥

五行迭用水實居多四瀆朝宗江惟其長八卦之畫也坎之爻
 冥契北方之數水實主之二儀之判也岷之山騰為東井之精

江實出之惟堯之世斯水未治遂有民墊之虞以嗟方割惟禹之興斯江既道故有納錫之故以示成功其利萬物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而靈潤之功著焉其納百川也則察之無象尋之無邊而靈長之德昭焉昔者三國連衡吳人擅命六朝割據陳氏稱雄及晉祚之隆也下樓船於玉壘隋基之盛也進戈甲於金陵降孫皓則濟為安流擒叔寶則寂無駭浪得非有道則應無道則否威靈不昧臍蠶斯在若乃方軌惟帝之都邑勝兵百萬惟帝之爪牙非富庶無以示國威非漕運無以資邦計語其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逼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挂

則動越萬艘運橋直進則條踰千里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此又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也當隋之開皇二年文帝以沈祭之缺禮乃營之以廟貌唐之天寶六載元宗以廣源之美號爰封之以公爵而自梁室暴興蜀人僭命王氏則起之於前孟氏則繼之於後或征或戰越四五朝稱帝稱王垂七千載化風久隔祠典莫修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仁孝皇帝握乾樞而御極弔坤維而問罪聊施良策纔舉偏師未越六旬已平三蜀既而王道坦泰階平四夷八蠻有跋扈者盡為臣妾矣名山大川有隔越者盡入提封矣爰伸昭謝用酬予貺乃下

明詔徧立嚴祠有司承制繪樣於素頌之於所部長吏祇命官
感其事取之於大壯土木盡其妙丹獲窮其利儼功斯畢列狀
以聞我其潔邊豆馨黍稷永享神以明德神其助造化和陰陽
潛作我之治世式軍容旨佛建豐碑臣敢頌皇猷刊之翠口豈比
夫沈於江底杜元凱惟尚功名賦彼江流郭景純但矜詞藻而
已哉銘曰江之源今出蜀之界江之流今歷吳而大利萬物於
南方納百川而東會嗟呼盜發於唐兵起於梁神之
祀兮久廢蒸嘗美哉我宋之昌彼蜀之亡神之廟兮復構棟
梁我其享神以饗潔神其佑我以豐穰勒銘垂裕休與無疆

郫縣蜀叢帝新廟碑記

張俞

水於五行為利害最大四瀆為水之源而江又為四瀆之長其

為利害益大矣昔涿水肇堯天下昏溺江實為暴民受其害帝
乃命禹決江疏河東放於海則天下受其利然後受舜禪讓終
陟元后功配天地德被萬世自水始也故孔子修書述禹之事
尤勤備焉繼而歎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亦曰
微禹吾其魚乎然聖人之功大而易法簡而易循因時制治心
通其變厥後千五百年蜀有開明氏能振其道故禹之功復興
焉在昔蜀有賢主曰望帝獲楚人鼈靈以為相當是時巫山龍
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蜀沈於海望帝乃命鼈靈鑿巫山開三
峽決江洩通懸維合漢泗濟荆揚然後得陸處人保厥命望帝

以其功高讓位而去鼈靈遂稱叢帝號開明氏襲都於郫故蜀人誦先王功者以開明氏比夏后氏焉其後三百年秦強伐蜀命其臣李冰為守是時江妖為暴沫水淫流沃野歲災民受其害冰乃誅水妖通水道鑿三山醜二江灌溉千里變凶為沃人賴其利故史氏美冰之功於蜀為大自冰沒後千五百載其功益彰焉大禹大聖人也智極於水用能因天順地永生厥民若叢與冰道不衍於周秦而能述禹之功厚利三蜀非有大賢之業安能至此天水趙君曰予觀蜀之山川及其圖記能雄於九邱蓋乘成水利以富殖之其國故生生不窮然非開明氏則巴

蜀魚其民淮漢汙其澤湮禹之力遺後之患憂可弭乎其後復得秦守之事謂其功出開明氏之下而蜀人獨神冰之廟祀史氏維載冰之後功反使紹聖之烈聞而不耀世祀湮滅予甚懼焉蓋所謂日用而不知遂忘其本矣按禮祭法聖王之制祀功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開明氏可謂功施於人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予適治茲土而壇墓在邑之南彼民無知古關祭享非所謂遵明詔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作新廟成益州牧樂安公命辭來祭趙君乃躬執祀事會民吏以享之衆始大悅趙君名可度字叔儀

治邠有稱觀其所舉可知也銘曰

江發坤險堯曰懷襄夏后瘠力其流洋洋至龍崩山江沈

蜀疆開明疏鑿民復其常外通淮漢內通岷梁利盡西海實惟華陽聖聖同功千載合符微聖之功蜀其魚乎江陽之腴邠惟舊都邱墳巍岌拱木號呼血祀不作神何以居新廟奕奕牲牢孔碩民享其文神歆其質舊功克昭大患所逃不有博雅孰躋聖匹載德者言銘厥金石

大禹廟記

計有功

聖法天以身任道天作聖以地發祥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生異地而治同功乃知上天為生民挺生神聖有開必先皆非偶然者松高長發流播雅頌推原本始蓋示萬世以不可忘也方冊所載禹生石紐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

下而生禹於此稽諸人事理或宜然因人事以驗天心其可攷者禹功自汶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太史公本紀謂岷為汶故曰汶岷山道江岷嶓既藝天生聖人發祥於此而萬世之功亦起於此其可忘哉然而自汶山西山前江碕巫鈴廟絕簫鼓魚菽猶為俚人之社汶以東至於石泉雖縉紳未嘗言之嘗求其故大抵山川負邈代遠時移郡邑名號廢置離合而石紐故處莫適主名秦漢而下為國曰再駟為道曰縣虎為邑曰廣柔廣柔一也漢靈帝析而郡之曰汶山後周又析而邑之曰汶川唐貞觀八年又析而縣之曰石

郡士句疑誤尋當時
適有同姓名者邪

十四 肆百伍拾肆
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紐為汶山
之地周曰禹生於汶山廣柔之石紐其地為劍兒坪壽曰禹生
汶山石紐夷人不敢收其地自石泉之名立其後唐地里志國
朝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歸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
之山曰鐵豹江水出焉汶川之山曰玉壘瀘水出焉石泉之山
曰石紐大禹生焉合之則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無可疑
者石泉始隸於茂國朝熙寧割隸於縣政和撫戎又陞而軍之
禮樂文物日浸月長且謂石紐夷地置而弗論太守趙公元勳
世以笑談坐鎮披牒攷古將廟祀禹而議論未釋郡士計有功

版曹尹商彥多聞博雅繹究數千年事燦如日擊廟議遂決卜
郡左四百餘武北倚層峰江自西來雷奔箭注發匯於廟下如
反本念德齋洞翔舞迤邐遶出如朝宗得途廟以門計一十有
八形麗勢勝神明擁會涓剛落成乃亨乃奏芬菲璀璨禮薦樂
徹縉紳耆老手抃情激勸九叙之歌歎明德之遠賢哉禹功於
是乎大乃以圖以書以學官李繁暨尹君之文屬記於有功或
曰土有一方盡一節論封廟食千里襁負無有誓命如加明刑
禹大功絕德誰不蒙亨而空山古屋感慨前作豈固忘之耶曰
一方一節有施有報禹廟之功無往不在故無名禹無心於萬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上 記 讀月草堂

世萬世由焉而不知所以為絕德也夫使人之靈畏禍於尸祝之間則何以為禹然惟功大德盛故稱神禹末世乃取臆地智析鉤鈐主計河伯示圖滄水授簡第怪幻而神之至其祠祀則巫記胙脈之步鳥耕山陰之冢漢祈開母之石晉享黃熊之厲由是觀之焄蒿詭於汶王汶川之民祀禹為汶王石紐置而弗論無足怪者傳曰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會稽楚之入吾禹之宛委思其人寶其地使蜀之人不曰吾禹之石紐是不知天降神地發祥人允賴也公一舉三善皆得且遐方遠古而惓惓然其在今日躋矣報上之心為何如

十五

肆百伍拾肆

哉宜請於朝崇載祀典以陟偉績於靈源耿輝光於遐裔惟禹之神彌天地布六合於是為反本之祀繫之詞曰有汶惟山帝發源降神之所帝指其處以啟神功厥土既敷四海會同蠢蠢羣生茫茫萬古豈享其利而忘其故石紐名山石泉之墟近在耳目猶述厥初禹色山融禹聲江注長發其祥地靈常聚地秘其靈朝煙夕霏粵歲三千公其發之乃涓乃卜乃廟乃祀報本反始此方斯址大江西來如揖如顧直路朝宗洋洋東去惟公承宣德威化行咨詢民瘼究民之生民生於禹禹生於此商則畏天心兮遠矣公推是心以仁昌時以撫民夷神人是依前乎數千年其愧于斯後乎億千年其作于斯

新建有夏皇祖廟記

張玠

至神長存大功必報廟而祀祀而歆亘千萬載顯顯注人心曰是崇是敬是興是奉斯不有主張綱維之者邪開闢之初三靈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上 記

讀月草堂

未奠五行以汨時則洪水橫流懷襄滔天民用昏墊弗協厥居
 惟大禹以神智承命俾又克底平成之功迹其乘四載別九州
 刊木濬川導江決漢櫛風沐雨手胼足胝八年于外而後澤者
 道陸者藝人得平土以居六府孔修三事允治餘風遺澤至於
 今賴之則所以報之宜何如春秋時劉定公館于雒汭猶思禹
 之功德且有微禹吾其魚乎之歎矧茲夔門當西蜀川流之聚
 合數百源而委之沆滌氾濫又甚他所而巴岡巫嶠崔嵬盤錯
 壁立骨峙巖巨峻極固塞其衝奔潰洶涌之勢艱卓為力哉已
 而瞿唐派分滢瀕孤蹲于岷萬磴兩兩却立黃流巨浸帖帖東

下環數千里之地既宅既旅既蠶既粒孰知疏鑿功用之至於
 斯邪有唐杜少陵詩史名寓夔日一吟咏不忘其本若曰禹功
 翊造化曰禹功饒斷石曰江流思夏后之類言意諄復殆不可
 悉數是其感慨景仰之情發為聲音有不能以自已後之志於
 時者至此詎得無所懷哉歲巳酉玠被命將漕夔門居無何復
 攝郡事率職之外於修廢興闕繕有意而未遑也未幾前制帥
 趙公以書來言夏后平水之功與天地並今江淮河漢間咸知
 奉祀夔門疏鑿之力尤艱大而廟貌獨無何以示報本之意盍
 亟圖之僕因攷前代有少遺烈在茲土者率有祠奉顧后之不
 全蜀秩文志

續買六合而導江至斯功尤顯茂迺獨無享祭之地誠大闕典
於是始爲勅建謀乃於江滸之白帝城得隙地十畝高明空曠
控瞿唐而臨灑灑厥土燥曩厥勢面陽議以築曰宜哉則命計
工役事材用既集未及作而今帥帳單公實來交郡章迺相與
言是事具以營造囑之尋以下邇未食更歲始得出幣僦工衆
役皆作凡爲殿約門及廊廡之屬各百楹乃塗乃堊乃設觀像
器用從給不陋不華俾爾邦人與夫來者有以爲瞻依享祀之
所而其明明之德猶足以令江神而濟舟楫也昔人論廟祀以
爲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臭故有萬世之功斯享萬世之祀乃

十七

肆百伍拾肆

今廟貌之設夫豈荒忽迂誕而莫可質信哉繼自今薦而馨香
實而恭敬肩袂相屬於廟廷者雖至於無窮可也

杜宇盤靈二墳記

陳阜

戰國時蜀災昏墊杜宇君於蜀不能治舉荆人鼈靈治之水既
平乃禪以位死皆葬於鄉今鄉南一里二塚對峙若邱山獨鼈
靈墳隸淨林寺寺僧夷其崇爲臺觀隱士張俞懼其遂湮沒請
於郡而碑之因置祠其上與杜宇岡勢相及宇之墳尤盤大民
齒奮之其來遠矣皇祐壬辰春淨林僧死寺籍爲田許氏墾甸
而鼈靈墳與寺俱化爲民畝張俞聞之建言於縣尹盧曹外郎

氏作民

全蜀秩文志

卷二十七上

記

讀月草堂

郭公公愀然動色駕而省之明日進士杜常等五十八人以狀
 理於庭公報曰昔者七國相血生民肝腦塗地獨杜宇亡戰爭
 之競有咨俞之求以拯斯民雖鼈靈均洪水之功微宇不立議
 其賢則杜宇居多載其烈則鼈靈為大二人嗣興其舜禹之業
 九之一焉況勤民禦災皆載祀典微此則古之聖賢暴於原莽
 而吾不之知矣於是具不可籍之議聞於郡郡嘉其請仰復其
 寺訪名僧以主之得景德寺禪者垂白焉白好靜退能禪寂邑
 人所嚮仰公於是命之因盡域二墳隸於寺命刻石志其事庶
 來者知二人有大造於西土宜與惠無窮皇祐四年九月二日記

靈泉縣聖母堂記

蘇惲

靈泉邑北直嚮馳道俯僅一舍地聚洛帶鎮市去市徑行越距
 半里拔秀衆山環列崇阜迢迢嶒嶒若百雉城隅崦嶼繚匯
 岷竦天外巖巨固護高揭雲表由其峰半挺設平岡健盤壯垣
 方秩千步中構佛宮領僧刹迨百室有古褚氏聖母祠堂在焉
 謹按隋開皇中褚氏名信相自江都來本唐安郡青城縣黑水
 溪人也黃冠草帶幼悟佛心葛帳練裙夙參法要先遊方外首
 卜此山端擇勝址芟蕪芒枿科樹栢栢廡初地之位創安居之
 漸偃息禪梵艱秘聲味勤事大雄氏教本為空寂師表日遞月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上 記

讀月草堂

進精一無意當時所聞見者亦未甚悉而奉之適值歲歉田稼民傷饑饉則持龍頭小鑪散粥而飼之救拯生聚衆給千萬活病充疲咸告豐飫厥後以圓明相空俗身委化奉之者指其故地置祠塔以歸其靈俗議習傳號曰米母院俄屬唐武皇會昌歲削廢天下寺宇斯院與塔亦例除毀時輩宣皇大中九歲白丞相敏中按節石蜀首謀興建尋得法潤禪師主之仍謀遺基再葺能事揭崇堂構殿廊廡牙閣窟室之備咸與維新就刻舊塔石繪其遺像遂設祠焉逮咸通中悟達國師知元由長安來觀兩蜀名地寓此僑隱亦繼住持因題為聖母院其山亦從而

名之唐室下哀荐經王孟兩世昨土僭朔斯地靈異之應愈新於人救旱乘時灼示為靈之兆拯民布惠尤司及物之仁神變屢聞曾無曠歲炎宋大中祥符二歲府主密直任公中正聆其顯迹拜章聞上願賜名額未幾詔下院新瑞應之號至寶元慶歷皇祐之初亢閔時澤蜀土邁厲府主密直張公逸楊公日嚴相國文公彥博端明楊公察畢諭將校就堂祭請置府佛廟設鐘梵焚獻以祈之匪夕而應其澍浹於百里之內農稼稔字菴固秋成享大年之望洎三殿省丞潘公洞徐公汾劉公承咸出宰是邑軫民告雨來拜祠下皆獲祥應著文賦詩大誌其異邇全蜀秩文志

後動越兩蜀走巴邛緜緜漢梓遂列郡縣鎮凡屬僭旱奔來千里請禱於前動皆協懇章章然以願從人其神化之若是與夫包山奠宅庸列聖姑之名崧岳升高亦著啓母之祀可竝駕而議其明效祠前舊刊李唐大中時朱道異撰記辭旨巽懦頗肆誣誕尤不可詳究觀其統載荆院時禋禱兩應祈之狀咸闕如也院僧惟膺懼其故事湮廢因集其本末請序而申之貴乎聖母之遺烈斯院之所以興盡傳於時不泯余故執筆爲錄其實

新繁縣新建靈應廟記

周良翰

晉管楚治兵子玉夢河神求瓊弁玉纓子玉弗與晉果敗楚師

楚人歸咎子玉恃堅寇東南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北望八公山見草木皆類人形若將赴敵者頗有懼色遂以百萬之師敗於淝水河神以瓊弁玉纓敗楚師此固不足道而鍾山之神受相國之封然後助晉師吾亦少之惟我英顯武烈王自東晉以來逮於有宋功德卓然靈異昭著鏤之金石殆不可以一二數蓋助順輔正不待祈禱除邪討逆捷若影響方黠敵憑陵中原塗炭河朔河東陝西百餘州盡爲賊有兵驕勢甚欲來寇蜀者屢喪率皆及門逡巡而不敢進夫三路甲兵非不勁也山川形勢非不險也獨我四川

晏然無虞且為朝廷中興根本雖一時將帥盡忠士卒用命以三路較之蓋非有人力所能致者實神之威力是賴以今準古豈可與鍾山之神同日而語哉宜國家崇極封爵蜀人嚴修廟貌以奉祠事盡誠致欽而不敢後也良翰承乏邑事且將及年一夕夢冠而法服者甲而持斧者雖在夢中意其為神君勇義侯也乃亟下氣伸頤而頷之而披甲者引導指殿宇廊廡有未就處俄而寤驚駭汗遍體明日語同寮皆云神君祠宇雖因神霄廢宮然未就者十之四五豈有待邪時予方董役灌口相繼部糧益昌蓋未暇也將行之夕忽迷悶委頓闔縣之人驚曰前

數日神降而附語於人曰吾今所居之殿舊嘗奉安玉皇縣令有意為改建特不肯出一言耳更數日當自知之今令如此乃知前日之言不妄於是數千百人奔走祠下相與燎香再拜而禱之曰若縣長無恙則士民盡力營建如神之意予俄頃復蘇自此邑人咸願移建乃相與卜地而未得也一日法要院僧繼文有言曰院房有隙地為人睥睨久矣願舍為神君廟基蓋絕爭訟時衆議紛然莫知孰從神忽現於所指之地衆譁呼曰神意在此不可違也其議遂定然深溝丈餘主事者頗以為憂無何邑民三十一鄉鳴鼓結社千百為羣來助土功者源源不絕

不閱月視平地增高五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各舍所有以答神休又有分任廟事者二十餘人或主營造或掌出納皆邑中好事者也經始於紹興四年三月落成於五年之春廣殿長廊挾以樓觀旁有翼殿後有寢堂更衣受釐咸有室處共八十五間清溝橫於前大江繚於後喬木修竹映帶左右氣象雄偉稱王者之居凡自外來莫不咨嗟歎息曰壯矣麗矣敏矣速矣是孰使之然哉方今軍旅數起賦斂百出為邑令者但知從事簿書期會間曾何惠愛以及民予視邑人厚顏多矣何以使人樂從勸成如此之速乎得非神之功烈昭著威靈

赫然人自歡趨蓋非有司所得而與也落成之日民大和會士女闐咽簫鼓沸天自是駿奔走執豆籩者無虛日不獨繁上之人也有士人王孝友者自成都挈其家奉三牲之祭於祠下且語人曰予有夙志本詣七曲山忽夢神君若相告戒云吾今在繁上無勞遠去謹遵神言是以來此且神之功德施於宗社及於生民所在有祠宇而云居於繁上豈樂斯廟之得其地而安於此耶抑亦鑿邑人奉祀之誠而少留也廟成之初予適受代而去邑中士人每有書來未嘗不以廟碑為請且曰邑人因公崇建此廟其何以辭耶乃為記其興建之由復作迎享送神詩

三章系於其後俾繁人歌以祀焉神之來兮自帝所百靈導從
今和鸞翔而翠旌舉將揮斥平八極兮忽與節乎此土樂新宮
之壯觀兮聊逍遙而容與其一壽宮傲兮日玉堂奏鈞天
兮酌瓊漿蕙肴薦蒸兮薦以蘋藻神歡欣兮載色載笑俾斯人
兮樂康于秋萬歲兮俾民不忘其二神之去兮我心悲乘
迴風兮載靈旗電掃妖氛兮海波激靜甌瀛瀛不作兮年穀順成
保我國祚兮日千萬祀吾人報事兮有隆無替其三
 時紹興丙午中秋日記

二十三 肆百貳拾伍

全蜀秬文志卷三十七中目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選唐

樂山張汝杰君偉重刊

神女廟記

宋

馬永卿

承平襄侯廟記

徐閣中

重修先主廟記

任淵

張桓侯廟記

安剛中

白帝廟辯誣記

張珣

孝感廟記

鄭少微

南康郡王廟記

張縝

縻襄堰劉公祠堂記

何涉

縻襄堰記

楊甲

忠節廟記

李駒

文翁祠堂記

宋

祁

學射山仙祠記

文同

全蜀秬文志

卷三十七中目

讀月草堂

鄂縣漢大司
空何公祠堂記

侯溥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七中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安岳譚言藹靜山重校

記戊

神女廟記

宋馬永卿

永卿自少時讀文選高唐等三賦輒痛憤不平曰寧有是哉且
高真去人遠矣清濁淨穢萬萬不侔必亡是理思有以闡之病
未能也後得二異書參較之然後詳其本末今按禹穴紀異及
杜先生壩城集仙錄載禹導岷江至於瞿唐實為上古鬼神龍
螭之宅及禹之至護惜窠穴作為妖恠風沙晷眩迷失道路禹

全蜀藝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眠作晦

乃仰空而歎俄見神人狀類天女授禹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
篆之書且使其臣任意虞餘黃龐大醫庚辰童律為禹之助禹
於是能呼吸風雷役使鬼神開山疏水無不如志禹詢於童律
對曰西王母之女也受回風混合萬景鍊形飛化之道館治巫
山禹至山下躬行謁謝親見神人倏忽之間變化不測或為輕
雲或為霏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鶴既化為石又化為人千狀萬
態不可殫述禹疑之而問童律對曰上聖凝氣為真與道合體
非寓胎稟化之形乃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為用彌綸天地
經營動植大滿天地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不獨化為

一 參百玖拾玖

雲雨龍鶴而已僕始讀其書甚駭異之既而深思則皆合於易
焉所謂西王母之女者則有合於坤為母兌為少女之說所謂
變化不測者則有合於陰陽不測妙萬物之義豈不灼灼明甚
哉易之為書與莊子多有合易者陰陽之書以九六為數而南
華開卷已有南鵬北鯤九萬六月之說概可見矣又莊子所載
藐姑射之神人大似今之神女是其言曰肌膚若冰雪則有合
乎金行之色綽約若處子則有合乎少陰之氣遊乎四海之外
則可見乎神之無方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又見乎秋之成
物故郭象注云夫神人者即今所謂聖人也斯得之矣僕因悟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易之少女莊子之神人郭象之聖人今之神女其實一也僕然
後知神女者有其名而無其形有其形而無其質不墮於數不
囿於形超男女相生滅法故能出入無乍隱乍顯舉要言
之乃西方皓靈七氣之中少陰之靈耳豈世俗所可窺哉且楚
辭者文章之大淵藪也而屈宋爲之冠故離騷獨謂之經此蓋
風雅之再變者宋雖小懦然亦其流亞自兩漢以來未有能繼
之者今觀文選二賦比之楚辭陋矣試竝讀之若秦桑濮於清
廟之側非玉所作決矣故王逸哀類楚辭甚詳顧獨無此二賦
自後歷代博雅之士益廣楚辭其稍有瓜葛者皆附屬籍唯此

二

肆百伍拾叁

屢經前輩之目每棄不錄益知其廣矣此蓋兩晉之後膚淺齷
生戲弄筆研剽聞雲雨之一語妄謂神女行是雲雨於陽臺之
下殊不知雲雨卽神女也乃於雲雨之外別求所謂神女者其
文疎繆可笑大率如此僕今更以信史質之懷襄孱主也與疆
秦爲隣是時大爲所困破漢中轅上庸獵巫黔拔郢都燒夷陵
勢益駸駸不已於是襄王乃東徙於陳其去巫峽遠甚此亦可
以爲驗也且文選雜僞多矣昔齊梁小兒有僞爲西漢文者東
坡先生止用數語破之何況戰國之文章傑然出西漢之上豈
可僞爲哉噫峽之爲江其異矣乎遠在中州之外而行於兩山

之間其流湍駛而幽深故無灌溉之利若求之古人是蓋遠遁
 深居之士介然自守利不交物若鮑焦務光之徒今吾儕小人
 迺敢浮家泛宅沒世窮年播棄穢濁日夜喧闐其罪大矣神不
 汝殺亦云幸也且峽既介潔清闕如此乃陸海之三神山也是
 宜闔苑真仙指以為離宮別館誕降爾猷之厚福故凡往來者
 既濟矣當於此致謝未濟矣當於此致禱以無忘神之德云
 紹興十有七年二月永卿赴官期道出祠下既已祇謁若有神
 物以鬱發僕之夙心者因備述之以大闡揚神之威命明辟且
 為迎饗送神之詩用相祀事繫之碑末曰夔子之國山曰巫攷
 驗異事聞古初有龍

十二騰太虛仙官適見嚴詞吁霹靂一聲反下祖化為奇峰相
 與俱至今逸氣不盡除天矯尚欲升天備壯哉絕境天下無宜
 為仙聖之攸居仰惟高真握珍符鎮治名山奠坤隅昔禹治水
 何勤助按行粵至萬鬼區妖障護惜紛恣睢風沙晝晦迷途
 神人親御八景輿授禹丹篆之靈書文命稽首受瑤圖手握造
 化幽明樞役使鬼神才斯須萬靈恐思聽指呼巨鑿振營轟雷
 車回祿烈火山骨殖壘關頑狼如泥塗岷江東去無停滯倘井
 神人協禹謨襄陵正怒民其魚大功造成反清都朝遊閭苑莫
 蓬壺呼吸日月飲雲腴頻視濁世嗟鼻洿江臯古廣象儲胥神
 兮幸此留脚調自古膏澤常需逮今疲瘵蒙昭蘇巴峽野人
 貌瘠臞願降豐歲朝夕舖出入樵采無於菟客舟性命寄須臾
 願賜神庥保厥軀往來上下無憂虞日則居兮月則諸繁嚴奉
 不渝

丞相平襄侯廟記

徐闕中

紹興二十三年徐闕中記云缺十邦家恢復海宇混三分
五字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恤險阻缺九宸颺雷迅遂秦愷廟祐勒勳鐘鼎缺十丞相平襄

侯姜公其人也諸葛孔明嘗謂公忠勤時事思慮精審缺十以

塞之要鄧伯苗賦性剛簡宜尤重許可者獨知公而深器異

至若缺十賴風度雋偉何啻百夫之特實迺萬夫之望是宜整

嚴貔貅深入敵境缺十進圍襄武徐質交陣而潰拔河間狄

道臨洮三邑殄刺史缺二其髮鬚哉然勝負兵家之常自古用

兵曷能常勝就其不缺二會上邦肯聲援相接也濟爽約不前

宜有段谷之敗間鍾會缺三進表缺四對之策緩不及事宜為艾

所摧厥後會擁大軍長驅而入缺四列營缺七壓境遂破諸葛

瞻於懸竹後主趨降其降也譙周反復曲折之謀也于時廷臣

缺十保家從其謀而甘心焉獨北地王諶忠諫莫伸痛憤自盡

訖死無補向使公缺七謀迺身先驍銳乘城確守坐困勦敵危

國復活一及掌間不足以言容貴缺七對莫能破轉輸絕缺八擬

班師使艾直薄城二將勢分又非所利漢於此少知缺十人涉

險會以二萬眾留劍閣主儻數日不降二軍阻飢二將難以返

矣缺十公語楊戲及旗鳴鼓若將攻敵者仲達退不敢偏於是

儀得結陣而缺九容髮非公勝算明敏出奇神速詎能弭患於

倉卒耶抑嘗謂人缺九飾取供輿馬取具室無姬媵庭無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聲樂財無儲蓄食不過制常以清缺十者如彼故其有為者如
此及會叛魏附公公迺陰圖克復勢誠無缺二蘆山圖經縣城
公所築也俗號姜城遺址尚存環皆出峭缺錯缺為國長慮殆
非小補今邑戶六千夷漢混居民風淳質力穡敦本缺明時樂
國也萬世固圉之利公之盛德遠矣哉土人懷公缺威靈不
泯莫不畏而仰之閔中參究載籍缺昭烈帝系出缺昭烈
卽位武擔為漢中王志在紹高光四百年之基理宜稱漢缺
壽蜀人且嘗仕蜀意憚魏晉君子薄之皇朝司馬溫公資治通
鑑卽稱漢以表其實復讀當時楊戲所缺丞相平襄侯揭之

又敘公事漢始末刻之堅珉屬以詠章或歌缺奕奕姜姓糸
宗四嶽尙父興周神謀超卓韜略缺危探虎窟身不暇顧黠
羌驕侮談笑蕩平連捷缺籌非不精愛莫助之謂公黷武曾不
爾思營捷抗缺允南醇儒識闇事機一唱朋從騰書納缺譙周
季成功信天非人能勝運儻荐興公雋冠鄧純誠終始缺民心
載舒神休是馮瑄才臨政荷神孚祐爰紀豐功此碑泐壞已不
見者僅如此愚恐其愈久將併
今可見者而失之因錄於左

重修先主廟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傑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

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己者非以義勝故歎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茲賊之資以擅中原孫氏席疆大之勢以弄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於王室也海內之士劫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與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

曹氏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付託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其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邱阜巋然曰惠陵者嘗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

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
 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頽圯破
 缺象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
 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
 置四川鎮成都臨道甚寵粵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
 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
 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
 是歲十月己巳經始落成於明年三月己丑雖號為因舊起廢
 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

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
 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為
 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與費民不知
 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
 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謂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
 所為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
 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為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
 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為牧守之所
 當先也鎮蜀未幾威德流聞民夷寧謐視忠武不愧異時志得

道行其助恢漢業興三代之禮樂不難矣公名剛中鄱陽人開
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
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張桓侯廟記

安剛中

漢自建安以來皇綱廢弛神鼎震覆姦雄觀變實生豕心本初
孟德之徒磨牙厲吻視生靈期於吞噬不留遺種昭烈慨
為國志在拯拯一時英豪復義蜂起相與提挈共成大事諸葛
關張實為之最凜冽威風萬夫之雄荊州之役羣盜鼎來公為
後拒畢力盡死以抗羣醜奮髯張目橫戈一叱蛇豕異類禡

逃匿虞淵之日覆燿西南繫公之功載英靈之氣森聳如在廟

食百世在禮固宜樂温之山下瞰大江公之神爽實是寓焉自

古迄今長在祀典舟行上下與茲士民奔走奉祀敢不虔至九穀嘉生

連被原隰舸棹往返安流無恙陰相之功在國與民天朝累封

進爵為王惟是廟宇興建歲久行廊爛頽往來咨嗟力莫能振

郡守李公向者趨朝祇謁祠下再拜祈禱庶應如響至郡未幾

首議修繕自捐金帛眾趨成之功費雖多了不病民撤去卑陋

增飾輪奐開展地基比舊加倍是役也議興於庚午之冬落成

於辛未之春惟公既有以利其民矣又有以奉其神民和神安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福祿來宜行將以是賀公剛中亦吏是役知之為詳敢具以記

九

肆百肆拾叁

白帝廟辯証記

張珖

漢室不競王莽擅朝竄緣肺腑遂盜弄神器天人之所不與凡
一世之豪傑有志天下者皆得起而誅之公孫帝蓋欲誅莽
之一人也於漢何罪而近年有蒙帝以僭叛之名者過重不式
祠禮不講邦人奔走禱嘗事既踰千載矣聞而醜之珖敬為特
書表正其事謹按更始二年公孫帝自立為蜀王明年夏四月
稱帝改元龍興是歲漢世祖以蕭王即位高南改元建武是為
光武皇帝方豪傑羣起時孰不欲頓八紘身都萬乘而廢興有

命神非人力可爭要其始終公孫帝初不得罪於漢而盡有益
州之地子養一方者十有三年於蜀不得為無功臨陳殞命與
其國俱為存亡以誓死不降一念能血食千祀視古神明無所
少讓然則其志可謂賢矣光武嘗賜公孫皇帝書且曰君非吾
賊臣亂子則蒙帝以僭亂之名者其失於攷按甚矣珖敬以漢
法隸大書其榜曰公孫皇帝之祠且敬敘其本末如右方刻之
廟中以一洗其誣帝英爽如在尙其臨鑒此言帝諱述字子陽
號成家世呼為白帝廟云乾道七年中秋日晉人張珖書

孝感廟記

鄭少微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按今漢州德陽縣東北四十里有鎮東漢姜詩故宅在焉故號
十 肆百叁拾肆
姜詩治平中知縣竹縣事郭震者謂詩行甚高宜諱其名白部
刺史易之鎮遂號孝泉然廟猶因俗爲呼於是開州司理參軍
白壽朋與鄉之士民列於縣曰姜詩夫婦事跡甚詳於漢史所
謂舍側涌泉至今不絕民賴灌溉或遇旱厲禱焉輒應其厚俗
利人之功居多廟額獨未蒙賜敢請縣乃上之有旨賜名孝感
命至之日稚童夾途載舞踊躍爭觀爲人子若夫者感欲詩之
行在其身也爲人女若婦者感欲龐氏之行在其身也爲人父
母若舅姑者感願有子如詩有女有婦如龐氏也則又相與詫

於他州之民曰吾鄉雖僻幽而姜詩夫婦乃吾東家子也爾州
曾有是耶方且侈上之賜以求稱厥名而故祠卑狹面勢不正
像不設巖靈不安安瞻祈無所於是通直郎致事張績以義倡
焉相其方位而辨尊之凡爲屋五十楹益浚其泉流擇旁寺僧
之潔勤者蒞之宏做肅密千載陳迹一朝如新甚盛觀也廟成
七年而紀述尙缺通直公子承議郎士行委少微書焉謂變風
之際距先王未久婦人女子苟有片善可稱者遂見美於詩見
取於孔子如共姜許穆夫人衛女皆貴者之妻不過以禮義自
持不嫁不歸而已其植節挺操之難感格神明之異實後世賤
全蜀稊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夫匹婦未肯遠避之也范蔚宗後漢書載列女纔十有七而出於蜀者至四人一出南鄭一出廣漢二出犍爲如程文矩妻於其子直以人情爲之耳盛道妻於其夫叔先雄於其父殺身成仁固美矣要之不得已而然者若龐氏者事尤較著蓋未始行乎危難惟雍容禮法之中遂能感無知之魚革難化之盜使貴而姬姜賤而妾媵皆可黽勉以庶幾萬一讀范書者未有不聳然而嘆而況臨其魚躍之淵與盜過之里也哉然則龐氏之遇范不爲不幸也通直公有二子士行中行相繼登第事親孝謹清議許其賢餘皆有諸昆之風年今七十餘銀章朱紱偕其夫

版輿往來二子間鄉人榮之推其所自蓋發潛扶教之影響云

南康郡王廟記

張纘

郡邑通祀有功德於其民者蓋古制也秦時蜀守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溉田以億萬計相與戶而祝之者今環蜀境漢阻守文翁飭厲諸生於學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其後學校官爲石室以祀翁至欲周公孔子配秦守以功惠漢守以德教光明俊偉世傳誦之自是以來凡守之賢者蜀人必爲建祠或繪其像天下名鎮未是有也何者蜀遠而地勝受蜀之寄必其要官大人所可倚重者丞相御史往往不盡拘以文法政令能專膏澤

十二 肆百叁拾捌
可下而蜀之人亦所以事於君師者事之安其令而不違故雖
去而敬其奉嘗猶不敢忽然則蜀視天下其亦可謂敦厚而易
治矣唐制用節度使治蜀前後名人相望韋南康郡王在治最
久惠最著今蜀人之祠王者秩於土神家有其像而府城內
外獨無專祠於禮爲不稱今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內相
胡公鎮蜀之明年惟蜀諸路鹽之額浮茶之賦重與夫夔峽科
買金銀之弊垂六十年民力重敝吏陰拱孰視莫一措手公悉
審核精放以聞凡所以爲民之瘼者不一而足公討理脈絡剷
求根株盡變革乃止初青羌奴結之未就順也公時方入境增

調西兵指授方略扼其脊尾制不得肆至是囂服面縛塞下環
蜀地數萬里安於靜簡兩賜順序年穀屢豐衆政旣舉迺議舊
典之缺度故官宇之隙地新庀王祠門屋眈眈廣殿渠渠修廊
環擁便坐後列經始於八月之庚申告成於十二月之庚戌土
木陶甃巧塲之工凡九千六百五十四費一出於官而民不與
知蜀人戴公之德猶昔之德王也王祠旣建民益怵舞續以部
中守吏入受約束於公府下公命續記其事辭不獲請續乃復
攷王之終始而復於公曰王治蜀二十一年當貞元姑息猜忌
之間外能折吐番之鴟張以功自結於朝中能撫柔其民三歲

一復使蜀土晏然皆樂其生王之德於蜀蓋如此然王之始進也隴州假守斬朱泚之使至其末也露章斥王叔文之姦逮請憲宗監國朝廷爲之增氣大節凜凜皎若日月豈獨書治蜀之功哉且今之蜀猶昔之蜀也王用蜀兵破吐蕃四十八萬猘俘其驍酋靡不如志雖諸葛孔明南定之功無以尙之而往者數歲間黎雅小夷陸梁山谷吾將士乃異懦不武久無尺寸功今始聞其稽顙屈服然則王之折衝英略著於簡策之舊者其可不崇大以昭示來葉公方將奮張王靈洒掃宇縣以成陛下復古之烈宜於王眷然興懷而不置也語未既衆皆起曰子之

言然蓋遂書之續因以其事敬書於石王諱皇字城武唐史有傳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記

縻棗堰劉公祠堂記

何涉

益居三蜀中地廣衍疏穡流以沃民田以塹都邑由是得川名故時汶江跳波刮午門南東注治有子城而無郭郭唐丞相高公駢之作牧也懲蠻詔張吻擇腴而噙且謂走集宜險因度高城其外周數十里開包囊以容居民築隄鄣江號縻棗堰折湍勢匯於新城北以休養生聚護此土不然句五代遣屯縻皇西略兩僭相繼弗恤弗備皇朝乾德四載秋七月西山積霖江水全蜀秧文志

騰漲拂鬱暴怒潰壞蹙西閭樓址以入排故道漫莽兩壩洶洶
趨下墊廬舍塵閉浩乎若尾閭橫決傍無厓濬思次之旌與交
易之質剝離聯渾沔祿百物資儲蔽波而逝獨用晝故民得不
為魚開寶改號之初天子輟端明殿學士尙書兵部侍郎劉公
熙古帥州始大修是堰約去訖民害招置防河健卒列營便地
伺壤隙輒補以故連絕水虞比屋蒙仁多繪像而拜恩之與乖
崖等自時厥後絲祀八十功忽而歲輕事久而日遺言言巨防
賤雍隕毀陞高遐望江之端頰城大齧如餒鷲焉恬而弗圖可
為駭歎慶歷乙酉朝議曩霄歸款西邊粗定回顧井絡宜得良

帥遂自隴右加今知府文公樞直改轍而來昇厥飢羸使安業
乳哺公力勤才敏不以高簡自飾視劇冗若坦解牛若石運斤
幽陰阮蹊燭露夷易巨細疏密莫不曲到一日嘗從僚吏詣所
謂縻棗堰者左右臨顧推本利害而曰非中山公成其濬乎
昔者勤勞何謂後者懈弛謂何將近利易知遠害難究哉以吾
為尹於茲誠不可遺西人他日戒懼由是大營工捷益靡附薄
為數十百年計盤據廣袤罔有隕屬湯湯洪波演漾徐轉堰存
舊有神宇榜曰龍堂俚而且巫義不足訓公以為思人愛樹國
風所由著美今中山之德入人深如是而廟貌弗建實前所闕

因易新制敞劉公祠堂其上為里崇水旱報豐穰之所矧自經始公發之既作公巡之已成公落之可謂惠訓不倦功施於民君子矣越踰月涉承檄至府下公具道首尾仍命縷其事將金石刻涉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若劉公者築堰以除民害其禦大菑者與春秋常事不書非常書公增修茲為無窮利其非常者與眾皆然遂列言以獻慶曆六年記

糜棗堰記

楊甲

上之淳熙二年吳郡范公鈇鉞鎮蜀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休養生息人用以寧越明年六月築亭於糜棗堰下雲汀烟渚競秀

於前古木修篁左右環峙柏陰森森亘數十里幽曠清遠真益州之勝概也又親書扁榜揭之顏間迥勁絕塵得古人用筆意藻繪不加而勝益奇矣又明年四月公始與客集於亭上命其諸生楊甲為之記甲詣轅門上謁以辭不獲退伏念蜀土肥衍由引江漑焉有如波流湍悍則嚙渚崖穡事昏墊民且不奠居糜棗堰者殺湍悍之巨防也粵攷厥初雖肇於唐高駢然隄陋易圯不足以障洪源折逆流逮隆崇基以灑沈澹災引注漑溉膏我梁稻絕其汜濫決溢者宋端明殿學士劉公熙古之力也自開寶以迄於今踰二百年而沃塋之利博矣享其利而忘其

功不可也斯亭之作無乃章劉公之懿而起蜀人無窮之意乎
蓋公之政以惠利斯民為急方其拜節奏減蜀之酒課四十八
萬緡罷雜關中亦七十六萬斛公所為若是故視有功於民者
欣然之色發越眉宇其惓惓於劉宜也甲承命書之使後之登
覽者不獨有微禹之嘆而敬公章善予能之意焉公名成大號
石湖居士道德文章震撼九牧嘗使絕域有功矣集於亭以詔
來錫公命加敷文閣直學士召赴行所其治蜀之績可知也

忠節廟記

知遂州軍李駒

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子思居衛則曰如彼去君誰

與守二子所為不同而孟子謂曾子子思同道豈非曾子知所
去子思知所守者耶余觀夏公之死誠有得於子思之守也方
王室之亂朝廷紀綱蕩然藩臣跋扈而長蛇封豕強者輒勝天
下之人奪氣喪膽卒無豪傑之士慨然特立不待文王而後興
者公於此時乃能嬰孤城提弱卒與孟知祥董璋爭一日之勝
而奮不顧生死之為當時所難而公能之行何者方董孟二蜀連
衡拒命負固猖獗攻克遂聞稱兵之初眾號十萬旌旗延亘直
薄武信公自忠武召還繼鎮此土適蜀兵次明月池而公以騎
卒二千勢不相軋乃堅壁深池坐困窮敵始自戊寅迄於己巳

蜀兵以洞室穴城自夕達旦公亦以驍勁力守曾不少卹不幸
食盡勢窮義不苟生背裂血面竟以死謝方是之時邛雅資眉
黎茂刺史請命於蜀不啻奴隸而康文通輩亦束手趨成都且
語知祥以夏公以死自守必無降意則公大節固已有素非偶
然者然而世之議者乃列公為死事而不得與死節者比此尤
可歎方王彥璋之守中都竟為夏公所擒而死裴約之見殺劉
仁瞻之病卒皆未有卓然奇節不為敵人所屈如夏公者死節
死事何自而分豈不以夏公去梁奔晉為公之疵而不知公之
去就亦自有見觀公之戰單廷珪元行欽泐莊宗之圍挫王彥

璋作章後同

璋之河陽之惠政武信之遺烈至於設庠序以闡文教營雉堞
以講武事深沉機略靜以制勝意其忠義自將非若庸人武夫
死於無名者昔張巡之守睢陽勢窮備竭竟詬賊而終使夏公
不幸有如張巡彼肯搖尾乞憐為齷齪苟全者耶苟援兵繼來
孤壘堅守可以振揚北師鞭撻堅寇二賊之首生致麾下將見
公之功此輝赫非特一死而已為觀其所未為則公之大概不
論可知今夫世之人臨小利害僅若毫髮至有俯仰詞色以為
去就況公之守效死勿去與子思之居衛節守無異而議者乃以
死事名之果信然歟駒被命出守是邦恭謁祠下痛公之大節

既不為秉筆者所知而百載之後復未有顯號以揚公之美請
之於朝蒙賜旌忠廟號舊惟郡圃祠堂卑隘湫陋不足以仰副
朝廷追顯之義遂議更置度地於東城之隅凡版幹柱礎甍
垣墉不取諸民而悉出給於官曾未閱時而廟宇凜然亦以大
公之威而竦邦人之視因備述公守土始末且敷揚朝廷所以
賜號之意刻之堅珉庶幾可以為公無窮之榮而擴百載湮沒
之憤使邦人每過祠下輒曰此夏公之祠也忠義之事吾曹可
不勉乎夏公名魯奇字邦傑其始終出處詳之史冊此不復書

文翁祠堂記

宋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祀冰
為蜀黻離堆遂捍水以溉民田慨所常及無旱年西人德之因
言冰身與水恠鬪不勝死自是江無纂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
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吹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
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
以書教人澡刷故俗長少少尊尊親親百姓順賴其後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莊遵李仲元以有道
稱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翁
始班固言之既詳矣初翁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

全蜀藝文志

卷三十七中 記

讀月草堂

殿右廡作石室舍翁像於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
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豆饗醪
薦於前虔踞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翁以德
功易見德難知故祠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
款公祠至則區位湫溷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
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改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
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庭疏窻
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強若棘若飛
乃肖公像於宇間繪相如等於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

今學之盛莫若右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窟漏皆配
祠焉於是擇日告成於神揖而升簞粢酒脯脩紛羅而有容
可以造度趨而降蠱罇巾沆庭燎竝施而不恩可以盡儀相者
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寅靈妥於闐寂故也噫自公以來蜀
人之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巨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盜再作亂
弄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汗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喙而
滅非人知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今而後無俾休息云
祠之興同尙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賢

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量之勞自兵馬都監

毛永保而下二人咸畫像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公二千

學射山仙祠記

文同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
月上已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柏子者嘗居此學道
以是日成得上帝詔駕赤文於菟籟雲衢狂天闕以去爾後凡

其時兩蜀之人如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其詣通

直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情與恭所

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至者愈無鞅

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為常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

之會最盛太守與其屬候城以出鐘鼓旗旆縣二里無少缺都

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績巖麓映照原楚浩如翻江韞如凝

霞上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倚直莫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還

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

宮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曰此隸下

譜籍實號勝處而摹矩制量諸不如所說奈何議其咎不將屬之於守宰歟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以當然者君曰諾公所命弼賢能為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云事畢矣為三清殿為張先生祠堂為道宮齋館為燕宇便室與凡所為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哈延連輝顯華矚兀於雲際動於林表誠栖真秘廈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為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為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得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

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邪蓋延其傳以附於地志宜矣公因使同文之為紀其猶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鄭縣漢大司空何公祠堂記

侯溥

君子治亦仁亂亦仁治亂殊時而君子之仁一也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其以異於迹而同於心乎微子之去無以異乎箕子之留而囚辱也箕子之囚辱無以異乎比干之諫而剖剔也先王廟貌去則祀否則絕微子不敢留先王大法生則傳死則亡箕子不敢去先王忠義死則得否則喪比干不敢生各有當然爾漢德中缺而大盜作方此之時蜀郡有二仁焉生焉而仁其唯

揚子雲乎死焉而仁其唯何君公乎子雲於漢為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其受祿也輕其任事也微一日遭新莽之變而責子雲以死國是不知道者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子雲之謂乎君公起諸生而位三公爵通侯主在與在亡與亡固其職矣姦慝構誣卒以唄生詩云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它其君公之謂乎子雲不死而大元法言垂之萬世猶箕子之有洪範也君公不生而高名大節千古凜凜猶比干之諫而死也使子雲有君公之位而君公居子雲之地則亦彼死而此生矣生者以文傳而死者以忠傳文可日見忠隨世異是以子雲之祠盛

於蜀而君公獨未聞焉君公葬於郫縣東漢閔劉蜀歷二晉以至於唐至於五代至於今蓋亦久矣宅兆四周化為畦畦貧夫力耕始至穿夷所賴以知者特二石柱爾知府大資政趙公聞之惻然曰君公之忠可以摩激萬祀今也食不得以血於廟墓不得以鬣於田始非所以揚厲名教乃顧有司移告郫縣俾治厥封俾建厥祠於是著作郎施濬以縣令實職其事先是嘉祐中邑儒何昌禹嘗憤居民穰此墓之四周而未如之何因其賣之也而市之至是其姪邁獻其地三百步有進士宋誠倡邑之學者復市二百步以獻昔墓且毀今築以修昔廟未建今宇以

祠乃礪石柱鑿識年月乃殖嘉木表正疆畛功既集大資政命
溥爲之記溥伏觀古之君子立身行己太上立天下之所不能
立行天下之所不能行其次立所難立而行所難行其次立所
當立而行所當行如君公者蓋竊以爲得上焉者矣封其墓
建其祠其誰曰不然熙寧六年記

